

賣なき故か、闇しき中に、手々に菜切にして、あたら苺荳を粉灰にするを、是はとおもひ寄、合口計残りしを賣て、うすば一丁、たばこ一斤求めて、竹のはかり、石のおもりして、小屋々々を賣りあるく。

烟草雜載

〔梵舜日記〕寛永五年正月一日癸亥、長三郎タバコ持來也、安田九郎兵衛筆一對、

〔羅山文集五十六〕雜著 佗波古希施婁

雜佗波古以丁香沈香黃熟香、方今細馬輕轎綺綾佩玉之薄倖郎、金雀銀麟翠匊珠祓之歌舞妓、朝遊于東阜、暮出于北野、必執此佗波古、以爲寄聲通意之媒、一吸一吞、必相酬酢、謂之何哉、闔國禽獸行而不知焉、穿穴隙之女、隘巷不檢之人、未足責之、於乎悲夫、

〔羅山文集五十九〕雜著 苺荳文奉謝水戸羽林君

神農去久矣、吾邦五十易草木、以前有一奇草、自船上來者、曝乾其葉、剪抹燒之、以竹筒引煙吸之、不知其爲主治也、有損而無益、但爲弊爲費而已、然年引一年、俗習不休、考諸本草、則苺荳歟、焉知神農中七十毒時有此草否、倉公所用苺蕩、唐兵所餌毒飯、蓋是乎、初試吸者、多瞑眩、然及其盛行而無貴賤、無男女吸之者、衆故擇小竹良者、爲筒通解谷、其本末或用銅鑰筒連接之、遂至于作金銀筒、其末曲鉤形如牽牛花樣、以盛抹葉、其本稍細、合之附炭火及燭火、以牽煙、三韓呼之曰煙酒、以吞煙、瞑眩如醉故也、嘗問之韓人、乃云、頃年此草來自南方、然則與吾邦之弊習不異、醫方只熏其子、治蟲牙孔、未有用其葉、近歲往々栽植、以衆所嗜好也、花開逢風、不易落、以白樂天所謂、不見苺蕩花、狂風吹不落、并考之、則益知此物爲之歟、杜鵑花、羊喫之、躑躅而倒、故號躑躅花、其有毒明矣、於人亦宜然、其習慣漸久、則毒變爲藥、亦有之歟、故譚紫霄以苺荳之油配躑躅之酒、并論俗習嗜好之不爲害也、雖中華復有吸之者乎、其弊不易改焉、然有時慰閑寂、適喉咽、亦不可言無之歟、石蟠、石媪好嘗醋、喙三尺、面百摺、其所嗜如此、柳柳州有云、奇異之草、苦鹹酸辛、雖蜚吻裂鼻、縮舌澀齒、而有篤好之者、援文王之蒲葅、以證之、如孔子聞而